

20 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



成功少年

CHENGGONGSHAONIAN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辛显令 著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个历尽坎坷的孩子努力奋斗的故事。

这是一部浸透着 5000 年文明的伦理道德片。

20 集电视连续剧《成功少年》是辛显令先生根据他的长篇小说《少年梦》改编而成的。辛显令先生是著名的剧作家,由他编剧的电影《喜盈门》已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90 年代初,出于对当代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关注,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少年梦》。严格地说,这部作品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少儿题材,因为它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少年的世界。它通过少年元魁的成长历程,讲叙了两代人的悲欢离合,让读者在曲折跌宕的故事中感受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努力奋斗的风雨坎坷,在耐人寻味的情节中体味真诚感人的师生情感。《少年梦》出版后,作者将其改编成 20 集电视剧本,将剧名更名《成功少年》。相较之下,电视剧本《成功少年》比原著《少年梦》时代气息更浓,人物命运跌宕更大,剧情更为感人。

1996 年,由青岛市成功少年文艺中心辛虎先生策划,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与南京电视台联合拍摄,将这部电视剧搬上荧屏。1997 年夏,中央电视一台和二台曾多次播出该剧,反响很大,颇受青少年及其家长朋友们的喜爱。现将剧本出版,以飨读者,希望年轻的读者们在阅读该书时,不仅能唤起他们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并能引导他们以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对待生活和人生,在以后的道路上不断获得成功。

.

第一集

1. 早晨。

静谧的龙泉山。

缓缓流淌的洗心河。

赤儿庄座落在洗心河北岸的龙泉山下，炊烟袅袅，一派安宁。

2. 陈元魁家

“滋啦——”丁桂香一边趴在锅灶上煎鸡蛋，一边对内室喊：“元魁！起床！快起床啦！”

内室。陈元魁四仰八叉躺在床上睡得正香。

挂钟时针指在七点上。

丁桂香端一盘煎鸡蛋，一盘煮鸡蛋走进内室，推元魁：“元魁！快起来吃鸡蛋，别误了上学。”

元魁睁开朦胧的双眼，瞅瞅挂钟，心烦地哼了一声，翻身又睡了。

丁桂香无可奈何地摇头。

3. 王吉太家

“嚓——嚓——”

院子里，王吉太与父亲王信木拉锯割板。

吉太的脸上滚动着汗珠。

屋里。吉太妈——人称喇叭大娘，在洗涮碗筷，对院子大声喊：“吉太，别割了，该上学了！”

院子里。吉太征求地看看父亲。

王信木的脸上毫无表情。

吉太请求地：“爹，我该上学了。”

王信木心不在焉地：“急啥呀！这页板子割下来再走，不能半途而废。”

吉太：“今天上午第一节课考数学。老师说，这是期中考试，谁也不准旷课迟到。”

王信木看看手表：“慌啥？还有半个钟头打预备铃，再干十分钟。”

吉太焦急地：“爹！”

喇叭大娘提着书包走出屋门，一把拉起吉太：“不给他干了，千重要万重要，比不上念书重要。”把书包套在吉太脖子上，“上学去吧！”

吉太如释重负，转身而去。

王信木：“就……就这样走了？割不出板子，做不成大橱，明天赶集拿什么卖钱？”

吉太妈：“钱！钱！你把脑袋钻进钱眼去了。”

牛叫声。

王信木机警地起身，喊：“吉太，回来！”

吉太去而又回：“又干啥呀？”

王信木从牛棚里牵出大黄牛：“你把牛牵到村前，拴在大槐

树上，拔些青草喂喂。”

吉太不情愿地接过牛缰绳，牵牛出门。

王信木追出门外，嘱咐道：“缰绳要拴结实！”

吉太牵牛走远了。

4. 陈元魁家

丁桂香掀起被子，大声地：“元魁！再不起来，要迟到了！”

元魁呼地爬起来：“迟到了？”他摸过衣服，边穿边埋怨，“妈，今天考试，你为什么不早喊我起床！”

丁桂香一边为儿子系扣子，一边叫苦不叠地：“你听听，不喊你，我的嗓子都哑了！”端过洗脸水，“洗脸。”

陈元魁跳下床，捞起书包就走。

丁桂香：“回来，你还没吃饭呢！”

元魁：“吃饭就迟到了。”

丁桂香抓住元魁，把四个煮鸡蛋塞进书包：“带上这四个鸡蛋，饿了点心点心。”

元魁慌张出门。

鸡舍里的鸡惊的咯咯叫。

5. 村外路上

大黄牛拴在路旁的槐树上，大嘴有节奏地空嚼着。

元魁斜背书包，脚下踢着石子，嘴里吹着口哨，一会儿逮蚂蚱，一会儿捕蜻蜓。

黄牛发出亲切的叫声。

元魁好奇地凑上前，扳着两只牛角逗乐。

黄牛乞求地望着元魁，大嘴嘎呀嘎呀嚼个不停，像在讨吃的。

元魁从书包里摸出一个鸡蛋，剥去蛋皮，填进黄牛嘴里。

黄牛津津有味地吃了，大嘴仍然在嚼。

元魁把四只鸡蛋全喂了牛，然后解开牛缰绳。

山凤背书包风风火火走来：“元魁，别玩牛了，快上课了。”

元魁“玩牛怎么了，你管得着吗？”

山凤生气地扭头走了。

元魁把书包挂在牛角上，牵牛上路。

元魁想骑牛，牛背高，牛毛滑，上不去。

他踏着路旁的石头，终于爬上牛背。

元魁得意地坐在牛背上，任牛而去。

黄牛驮着元魁来到菜园的路上。

突然，不远的校院里传来铃声。

元魁心慌意乱，滚下牛背，摘下书包，朝学校跑去。

黄牛目送元魁远去，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黄瓜地，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6. 教室

元魁气喘吁吁地跑进赤儿庄联中的大门。

上课了。校院里静悄悄的，无一人影。

元魁来到教室门前，透过门玻璃往教室里探视。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埋头答卷子。

黑板上写有“数学期中考试”的字样。

年轻女教师姜春玲巡回监场，神情严肃。

姜春玲来到空位子前，着急地看表。

门外。元魁壮胆推门，悄悄溜进教室，坐到位子上，手忙脚乱地拿出钢笔。

山凤幸灾乐祸地回过头看一眼元魁，意思是说：怎么样？不

听别人劝，吃亏在眼前。

元魁无心理会，刚要答卷，见钢笔无墨水，正要向吉太借墨水，一个墨水瓶递在眼前。

元魁抬起头，见姜老师站在身后，又感激又害怕，忙蘸墨水，写卷子。

姜老师轻轻摇头。

7. 元魁家院子

丁桂香把拌好的鸡食均匀地撒进鸡栏。

十二只来克亨良种鸡争食吃。

墙头上。喇叭大娘卡着猪食勺子，探过半截身子。

喇叭大娘：“桂香，你伺候那十二只来克亨大白鸡可真上心哪！”

丁桂香：“不上心怎么行，全靠它花钱呢！”

喇叭大娘：“哟，我说桂香呀，别大官骑瘦驴，富人装穷鬼了。前些年你说没钱，我信。如今白浪兄弟在城里当上木材公司的大经理，大权握在手，啥没有？还用你抠鸡屁股养家糊口呀！”

丁桂香：“嫂子，咱是山接山房连房的老邻居了，俺家的事你还不摸底啊，我跟白浪结婚十四年了，啥时候见他挂过家？当真有了钱，我还用住这破屋烂舍呀！”

大喇叭：“其实，你用不着伤心泄气。俗话说，山不转，水转。元魁他爸虽不顾家，可拿着儿子当宝贝。元魁聪明，念书天分好，只要把元魁伺候好，考上大学，你就立了大功，有了靠山。”

丁桂香频频点头：“我也是这么想。”

8. 教室里

学生继续答卷。

陈元魁飞笔疾书。

王吉太抓耳挠腮。

姜春玲看手表。

陈元魁放下钢笔，轻松地伸个懒腰。

陈元魁第一个交卷子。

姜春玲接过卷子，惊异地瞅瞅元魁。

山凤仍然在答卷。

陈元魁路过山凤身边，投以自鸣得意的目光。

学生陆续交卷。

下课铃响了。

姜春玲收起卷子：“同学们，下课了！”

山凤：“起立！”

姜春玲鞠躬。

山凤：“坐下！”

元魁刚要出教室，姜春玲：“元魁，自习课你到我办公室去一趟。”

元魁疑惑地应道：“是。”

9. 办公室

姜春玲和女教师田志华在批卷子。

老校长高风梧走进来，关切地：“姜老师，数学考的怎样？”

姜老师恭敬地：“高校长，请坐。”她指着卷子，“总的情况看，考得不理想，但个别同学成绩很突出。”她拣出一份卷子，“您看，这是陈元魁的考卷。”

高校长：“满分。”

姜老师：“我接过班级四个月了，对陈元魁这个学生至今不理解。他上课经常迟到，听课精力也不十分集中，作业马马虎虎。

可到了考试,尤其是大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前些日子,全镇数学竞赛夺得第二名,今天又得满分。”

高校长:“山有高低,水有深浅。学生的智力也有高下之别,这是很正常的。元魁的父亲陈白浪当年就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遗传基因不可忽视。对这种高智商的学生,应当注意教育方法,因势利导,否则,聪明的大脑往往会成为他进步的障碍。”

姜春玲点头。

“报告!”陈元魁门外喊。

姜春玲:“进来。”

陈元魁来到姜老师办公桌前。

高校长亲切地摸着元魁的脑瓜,鼓励道:“元魁,要继续努力。”走出门去。

陈元魁:“姜老师,您找我有事?”

姜春玲收起考卷:“今天你为什么迟到?”

陈元魁支支吾吾:“这……今天早晨……”

姜春玲:“是不是又睡懒觉了?”

陈元魁:“不是。今天我起得很早,吃完饭以后就……肚子痛。”他撒谎了。

姜春玲将信将疑地:“以后要注意饮食卫生。”

陈元魁:“嗯。”

姜春玲:“还有,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脑子里要有个时间观念,今后不能再迟到了。”

陈元魁斜目看到了自己一百分的考卷,高兴答道:“是。”

10. 操场

放学了。山风整队:“稍息,立正。向右看齐。”

队伍里。元魁故意向左看,与吉太的脸相碰,引起哄笑。

山风严厉地：“元魁，注意纪律，向右转，齐步走。”学生排队离校。

11. 菜地里

菜园围着许多人，吵闹不休。

学生的队伍路过菜园。

元魁挣脱队伍，好奇地挤到人群前看热闹。

人群当中，孙四厚拽着牛缰绳，王信木把着牛角，拼力夺牛，叫骂不停。

孙四厚据理力争：“王信木，你露出眼珠子仔细瞧瞧，我的黄瓜刚结瓜，自己没舍得吃一根，你他妈的倒好，放牛给我一扫而光。这不是成心要我的命嘛！”

王信木：“别自己挠破腮赖别人，你说我的牛吃你的黄瓜，谁看见了？拿出证据。”

孙四厚：“好家伙，越说越不讲理了，在我家黄瓜地逮住你的牛，不是证据呀！”

王信木：“我的牛明明拴在大槐树上嘛，怎么会跑到你的黄瓜地去了呢？”

孙四厚：“你问我，我问谁呀？啊？难道是我解下你的牛糟蹋自己的黄瓜不成？”

众人喧哗起来。

元魁脸色骤变，扭头挤出人群，悄悄溜走。

孙四厚：“王信木，不管你怎么抵赖，不赔钱，我就牵牛。”拖牛前行。

王信木死死抱着牛脖子不撒手。

两人你拽我夺。

黄牛夹在当中，突然仰起头，发出愤怒的狂吼。

因牛用力过猛，孙四厚被甩在地上。

王信木趁机捞起缰绳，牵牛欲走。

孙四厚恼羞成怒，爬起身，死死地拽住牛尾巴。

喇叭大娘赶来，声大气粗地：“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孙四厚，大白天撒野抢牛，我看你是找死了！”双手卡住孙四厚的耳朵。

孙四厚用手护耳朵，松了牛尾巴，摔了个仰八叉。

众人哈哈大笑。

孙四厚歇斯底里，暴跳如雷：“大喇叭，臭娘们儿，你们两口子打我一个，来吧，我跟你们拼了！”逼近喇叭大娘。

喇叭大娘毫不示弱：“孙四厚，来吧，老娘不怕横的，专治不要命的。你上呀。咱俩一个对一个，一命拼一命。”

孙四厚：“人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王信木，推出娘们儿胡搅蛮缠，算什么男人，有种，咱俩干！”说着一头撞向王信木。

王信木和孙四厚抱成团，在地上滚打起来。

村长刘法合闻声赶来，大喝一声：“住手！”

王信木和孙四厚同时愣住。

刘法合声色俱厉地：“吃上两顿饱饭撑的是不是？”

孙四厚和王信木松手。

刘法合批评道：“你们抬起头瞧瞧，围着这么多人看你们俩在菜园里滚轱辘，耍猴似的，挺光彩啊！三四十岁的人了，在学校大门前丢人现眼，那张老脸往哪儿搁呀？啊！”

孙四厚叫苦连天：“村长，王信木放牛毁了我的黄瓜，你看，一分地的瓜苗，全完蛋了。他不赔我的损失，还动手打我！”

王信木：“他的黄瓜糟蹋了不假，可原因没弄明白，他就牵我的牛，我能让他牵吗！”

刘法合：“当真牛吃了黄瓜，当然要赔偿。不过，事情的来龙

去脉需要查清。这事交给我处理吧。王信木先把牛牵回家，跑了和尚跑不了寺。等调查明白，自然会通知你们处理意见。好了，各人回家等着吧。回家，都回家。”

喇叭大娘一把夺过王信木手中的牛缰绳：“村长叫回家，你还站在这里干啥！”牵牛走了。

孙四厚眼望着被糟蹋的黄瓜：“我半年的心血全泡汤了！”

12. 陈元魁家

元魁规矩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

丁桂香坐在一旁，高兴地擦着镶奖状的镜框玻璃，满意地：“就该这样，每天回到家，先把作业写好。刻苦用功，才能取得好成绩。今天数学考的怎么样？”

元魁：“满分。”

丁桂香喜出望外：“又是一百分。好，全镇考试数学得了奖，期中考试得百分，你爸回家听了，准奖励你。”说罢，将奖状挂在墙上。

奖状特写：陈元魁同学在全镇数学比赛中荣获第二名，特发此状，以兹鼓励。

吉太家传来王信木打吉太的声音。

王信木：“再叫你粗心大意，再叫你办事不牢！”

吉太喊叫：“我把牛拴得牢牢的，没有错。”

王信木：“拴牢靠，牛会跑到菜地去嘛！你知道不知道，孙四厚要牵咱的大牛！”

元魁听后，又急又怕，深深低着头。

丁桂香借题训子：“听见了吧！吉太不听话，放牛进菜园闯下大祸，他爹正在打他。你不听话，惹是生非，你爸爸回来也不会轻饶你。好好写作业，今天妈包饺子犒劳你。”

13. 吉太家院子

吉太扶门框委屈地呜呜啼哭。

喇叭大娘气愤地数落吉太：“因为你粗心大意，才戳了孙四厚的老虎屁股。四乡八疃，谁不知道，孙四厚，孙四厚，啃到骨头吃光肉。只要叫他缠上，死不了也得去层皮。你爹能不生气嘛！”

吉太辩驳：“反正我把牛拴得很结实。”

山凤走进来。

喇叭大娘：“山凤，有事吗？”

山凤：“俺家的门扇坏了，爷爷叫我来请大伯修一修。”

喇叭大娘：“回家告诉你爷爷，明天一早你大伯去修。”

山凤：“嗯。”看看啼哭的吉太，“大娘，吉太怎么了？”

喇叭大娘：“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早晨上学，叫他把牛拴在路旁槐树上。他呀，糊里糊涂没拴牢，牛挣开缰绳，吃了孙四厚的黄瓜。你大伯打了他一顿。”

山凤突然想起什么：“牛挣开了缰绳？不，大娘，不是吉太没拴牢，是有人解开缰绳。”

喇叭大娘：“谁解的？”

山凤：“元魁。”

喇叭大娘：“山凤，你亲眼看见的，还是道听途说？”

山凤：“我亲眼看见元魁解开牛绳，骑在牛背上，往菜园里走。”

喇叭大娘：“好啊，原来是元魁这个兔羔子做的孽呀。”对元魁家，“元魁，你给我滚出来！”

丁桂香走出屋：“嫂子，出了啥事，又喊又叫，炸雷似的。”

喇叭大娘：“问问你那宝贝儿子就明白了。”

丁桂香：“元魁，你出来。”

屋里，元魁心慌意乱，正欲躲藏，喇叭大娘和丁桂香已经进

屋。

喇叭大娘：“好家伙，闯了祸不认错，还想藏起来呀！”

丁桂香：“嫂子，元魁到底做了什么错事？”

喇叭大娘：“他早晨上学，解开我家的牛，骑到菜园撒了手，放牛把孙四厚的黄瓜糟蹋了。差点闹出人命。”

丁桂香：“元魁，你骑过牛？”

元魁低头不语。

大喇叭：“冤屈不了他。山凤亲眼看见的。不信，你去问山凤。”

元魁一愣，头低得更深了。

丁桂香指着元魁的额头：“你呀你！”转身对喇叭大娘，“嫂子，都怨我没教育好孩子，骑牛闯下祸，惹你和大哥生气。”

喇叭大娘：“说的倒轻巧，生气生气，孙四厚还在菜园又蹦又跳，又叫又骂，逼着要赔偿呢！”

丁桂香：“这样吧，孙四厚那里一切乱子有我承担。”

14. 菜园

孙四厚在黄瓜地里整扶被牛践踏过的瓜蔓。

丁桂香走来：“四兄弟，我给你赔不是来了。”

孙四厚不解：“赔不是？大白天说梦话，你给我赔的啥不是？”

丁桂香：“你的黄瓜让信木哥家的牛糟蹋了，对吧？”

孙四厚：“一点不错，村长说了，他必须包赔我的损失。”

丁桂香：“要赔多少钱？”

孙四厚：“常言说，有账算倒人。一分地黄瓜最少产800斤，按最低价一斤五角钱，五八就是四百块。”

丁桂香：“其实，地里的瓜苗照样可以结瓜。”

孙四厚：“好了，照五折，二百元不算多吧。”

丁桂香：“也不算少。”

孙四厚：“赔钱是小事，你没见他们两口子那熊态度，不认错，还想打我。这事要是摊在嫂子你身上，说不定我一分不要呢。”

丁桂香：“兄弟，不瞒你说，这乱子是我元魁惹的。”

孙四厚：“元魁？”

丁桂香：“是元魁解开信木大哥家的牛。”

孙四厚：“哎呀！弄来弄去，怎么弄到元魁头上了呢！”

丁桂香：“四兄弟，你用不着为难，孩子闯祸，父母有责。你种菜不容易，糟蹋了应该赔。二百块钱，我一分也不会少你。不过，眼前我手里确实没有钱，等元魁爸回来，如数给你。”

孙四厚若有所思。

15. 吉太家

喇叭大娘安慰吉太：“孩子，别哭了，全怪你爹不好，元魁闯祸，拿你出气。”

吉太哭得更加伤心。

王信木进门，内疚地：“早知是元魁做的孽，我也不会打他。再说，这孩子也太犟了。”

喇叭大娘：“哟，儿子没做错，尿盆硬往他头上扣，逼他屈打成招，你就满意了？告诉你，以后出了天大的事，也不准动吉太一指头。”

王信木：“别说了，我心里比你还难受呢！”

喇叭大娘：“知道难受就好，咱就这么一根独苗，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没本事再给你养一个。”

王信木悔恨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嗨！全怪元魁那混蛋东西！”

16. 元魁家

丁桂香痛恨地责备儿子：“元魁啊元魁，你爸每次回来嘱咐，要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老实做人，用功读书，将来考重点高中，上名牌大学，长大有出息，为父母争气。可你一句也听不进去，一天不吵架嘴痒，二天不闹事手痒。你爸爸回来知道你骑牛惹祸，赔了二百块，饶不了你，也放不过我。这些你怎么就不想一想呢？”

元魁泪汪汪地：“妈，我错了。”

丁桂香：“还有，吉太跟你好成一个头，因为你挨了一顿屈打，以后你有脸面见人家吗？”

元魁苦苦思索着。

17. 元魁家院子

元魁走出屋门，拿起一根竹杆，插进跟吉太家界墙的一个小空，嘴对竹杆，吹出“哞哞”的声音，酷似牛叫。

18. 吉太家

吉太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听到牛叫声，生气地吐口唾沫。

一旁推刨子的王信木看看吉太，心平气和地：“吉太，别写了，牛饿了，牵到河边放一会，你也出去散散心。”

吉太犹豫片刻，还是牵牛出门了。

19. 洗心河边

河水缓缓地流着。

陈元魁坐在沙滩上，焦急地朝村口张望。

王吉太骑着黄牛走出槐林，走向沙滩。

陈元魁一步一步迎上去。

吉太跳下牛背，把牛绳缠在牛角上，让牛到河边吃草。

两人相距五米止步，对面垂首，沉默不语。

元魁终于开口，痛心地说：“都是我不好，骑牛惹出乱子，叫你跟着挨打。”

吉太不说话。

元魁：“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使你消气，要不，你打我两拳出出气吧。”

吉太感动了，扑向元魁。

两位好朋友紧紧地拥抱着，用身体传递着内心的感情。

一对山鸟啼叫着从空中飞过。

洗心河闪烁着灿烂的光斑。

元魁和吉太躺在沙滩上，倾心交谈。

元魁：“你爹打得重吗？”

吉太：“一怒之下，他抽了我十八柳条。我妈发火了，他才肯住手。”

元魁：“我爸爸也很厉害，知道我闹乱子，不光拿我开刀，俺妈也跟着受连累。”

吉太：“别看我爹在外头那么凶，在家里，大事小事听我妈的。”

元魁：“俺妈恰恰相反，见到我爸就像老鼠见了猫，话都不敢讲。”

吉太：“你怕你爸？”

元魁：“怎么不怕，我真担心他回家知道我骑牛的事。”

汽车喇叭响声。

一辆北京吉普车驶上大桥。

元魁望着汽车，机警地：“俺爸回来了！”爬起身，朝林子跑去。